

尘缘

许久东◎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 长满故事的随笔 带着体温的文字
- 折射时代的人物 历久弥新的情怀



尘缘

散文集

CHENYUAN

许久东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尘缘 / 许久东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511-3766-9

I. ①尘… II. ①许…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0790号

书 名: 尘 缘

著 者: 许久东

责任编辑: 林艳辉

责任校对: 李 鸥

装帧设计: 陈 淼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1/32/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766-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 闻 章

久东乃我大学同学，他出书，让我写序，我拒绝了他。我说：你书中也写了我，我即成局中人。局中人看局，非全局也。非不能写，实为不妥。他说：也是。

几天之后，突然想，这序我写也对。既是局中人，即知局中事。不说全局，只说自己，根据一即一切之理，不也搔一处而解全体痒？

久东激情豪纵，身在江湖，心在诗国，总喜欢恢宏。他经历很多，命运也让他错落，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平地。他却因错落而有致，处处在成长他。

经历多，即遇人众，好多人好多事，耳目所及，心意所感，其手又痒，于是就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开了专栏，一篇一篇发表。由于相信自己耳目之真，尤其相信自己发心之善，所以他竟也不经被写者审看。如果说久东有欠妥处，即此。比如他写我，说我是“觉悟者”，他在夸我，我也相信他在夸我，但我知道我不是觉悟者。不是觉悟者，被说成是觉悟者，而且还默许，让别人看来，此人可真会装。这无疑跟骂我无异。以夸人的形式骂人，这是久东吗？显然不是。不是他，可恰是他。他真是先害人后害己。而且，他从来尊我为兄，对别人，则不敢说全像对我。我尚有微词，

何况别人！

久东，何苦来哉！

我虽没觉悟，但也在进步，换个角度，再看久东，愈发觉得还是他可爱。久东憨，他看别人，全是好。即便毛病，他也不觉得是不好。所以他写起来，全无障碍。由于角度和诸多原因，看到的未必真，听到的未必实，想到的未必对，但久东才没这复杂，他把复杂留给别人，自己只守着单纯。你以为我写了你的好，固好；你以为我写的不是你的好，但我以为还是写的你的好。这大概便是久东。

能把别人的好当好，乃青眼人会；不把别人的不好当不好，惟襟宽者能。于是我明白，他以为好的，我没做到，那么把他说的当方向，努力即是；他所涉及的，我以为不该，改了即是。即使与事实有误，也有成语在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一来，则一切大吉矣。

还是那句话好：“不见他人过，只改自己错。”天底下的人，若都改了自己的错，哪里还有事？

不像序，不是序，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哪里那么多“觚”，久东，拿葫芦来，倒酒！

2017年12月13日

目 录

CONTANTS

| 第一辑 良师益友 |

铁凝大姐	003
我的毕业证上有你的大名	006
河北办报第一人	012
恩师山壁	016
侠骨雄风	019
师逢雨时当庆幸	022
亦师亦友张东焱	026
好人为官	029
市长大哥	032

| 第二辑 君子之交 |

我弄丢了你的手稿	037
真诗人大解	043
大智松霖	047
解主席	050

酒星	053
柔软的坚硬	056
高人向东	060
能人继胜	063
二哥	066
瘦竹	070
仁义明君	074
不枉此生	077
记忆的村庄	080
那一张老照片令我热泪盈眶	084

| 第三辑 同窗寄情 |

将军诗人	089
觉悟者	092
温润如玉	095
雪静	099
刘晓滨的两面性	102
大侠	106
活明白，则自在	109
切莫说他“不着调”	112
肖波逸事	115

| 第四辑 血浓于水 |

忍者无敌	121
打开命运之窗	124
小叔许兆海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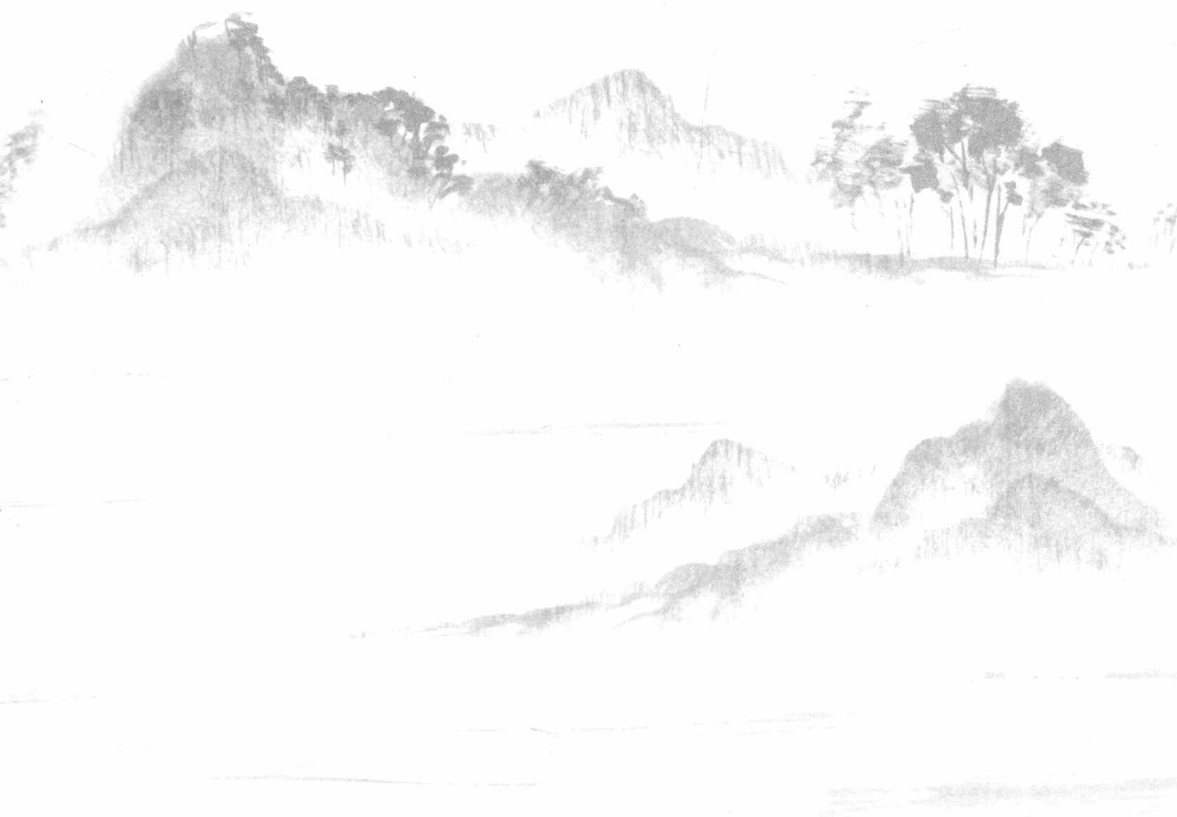
老叔的“老来福”	129
守卫尊严	132
真善无愧	135

| 第五辑 先人往事 |

祖母与“二奶奶”	141
祖父之死	145
三爷	150
苦难无声	153
一代宗师洪影奶奶	156
薄命红颜	160
老姨，我要对您说	164
二大爷	167
我的父亲与伟大无缘	170
后记	183

第一輯

良 师 益 友



铁凝大姐

说老实话，该不该写此文，几曾令我迟疑再三。因由之一，恐有“借势”之嫌；因由之二，铁凝向来不轻易写人物印象，认为“当你以为特别了解他的时刻恰好是你特别不了解他的时刻，这不了解就导致了你的印象的不准确”。以铁凝的超凡心智与美妙文字，写人尚且如此慎重，而以我之浅陋，擅写铁凝岂不唐突？……可又一想，许多年来，在内心里确乎早已将铁凝大姐划入我的亲朋好友之列，刻意回避不写，反显矫情露怯，似也大可不必。写好写赖亦是无妨，若比铁凝为繁盛花树，我要写的所见所感充其量不过是其中的一小片绿叶。而正是这一小片绿叶，让我感知了花树的鲜活与真实。

于是，就写了。

1980年，与我同在青龙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的解俊山参加了为期半年的河北青年作家读书班，同学中即有铁凝。尽管其时铁凝尚未出名，心高气傲的解俊山每每说起她时，神色言语间却是掩饰不住的赞赏有加。时隔不久，我读到了铁凝的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大受震撼，连呼“了得”！又隔不久，短篇小说《哦，香雪》、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相继问世……彼时的铁凝已经成为实力派作家，迅即名扬海内外。

1984年，我考入廊坊师专作家班，期间铁凝曾和另两位作家联

袂来为我们讲课，首度得见铁凝真人——虽然台上台下距离相隔，我等提问要靠“递条子”。1990年，我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作家协会工作，铁凝时任省文联副主席，但不坐班，偶尔在院子里或食堂碰面，也是点个头一笑而过。

直到某日上午，在《河北文学》做编辑的女作家何玉茹（与我作家班同学）找到我说，铁凝搬家，能否一起去帮忙往楼上抬一下钢琴？我自然很高兴地跟着去了。玉茹向铁凝介绍我，铁凝打量着我微笑地说，嗯，不错，挺像咱们人的！我只憨憨一笑。回来的路上，我则还在想，所谓“咱们人”大概即指写作圈里人吧？如同人们时下常说的电影人、电视人云云……如是，也算“见面有礼”，似乎不经意间夸了我半句。

实话实说，此后的日子里，与铁凝除了大小会议时而相见，亦从不曾有过私人交往。然而但逢与我相关的重要事情，她全都慨然为我说了好话。

1993年。我申报副高职称（二级作家），正当要评审时，接家父电报说祖母病重，我便连夜赶回了青龙老家。人家外地市的申报者们大都要提前住到省城来“活动”，而我本属近水楼台，却跟评委们连个招呼也没打，大咧咧傻乎乎地就走了。结果投票时我差了一票。事后听说，担任评委的铁凝是率先为我呼吁，投了赞成票的。我天生的犟脾气，此后再未申报过职称。

1994年。我要签约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专业作家，而那些年四处奔波，疏于创作，“硬件”不够硬，身兼文学院院长铁凝最终圈定，使我得以如愿以偿。

1995年。专业作家无须上班，不耐寂寞的我便在秦皇岛市区开了一家酒店。暑期，全国长篇小说创作会在北戴河召开。我颇敬重的徐光耀、铁凝、尧山壁并文学院领导陈映实、老城等全都到会了，并兼有着东道主的身份职责。我张罗了宴请全体与会人员，近40人，都是活跃文坛的名流大腕。我不禁有些紧张，汗流如雨。我特意为

铁凝准备了当时还少见的桶装鲜黑啤。开席伊始，铁凝便吃喝得认真、投入、从容而欢快，其表现于不动声色间带动了周围，带动了整个场面。从那投入与欢快，我分明感受到了某种精细的亲善和温暖。就是在那一刻，我在内心里执意地把铁凝定位为铁凝大姐了。后来有人质疑我身为专业作家开酒店的做法，又是铁凝给予肯定，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说，专业作家也未必整天坐在电脑桌前……譬如久东开酒店，我看就开得挺好的，也是一种很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

1996年，河北省作协从文联中分离出来，升格为正厅级单位，铁凝当选为首任作协主席。此时我的岗位在省文联，但我希望能分到省作协这边来工作，铁凝也是为我说了话的。

……说来惭愧，如此多得铁凝大姐关照泽惠，却从未对其表示过些许谢意，连一年一度节日的问候也没有过。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能把心里的感激说出来的人，说不出口。

反倒是铁凝大姐，先向我说了感谢。

1997年，因了是否继续签约文学院的事与其通电话。说完了正题，她突然说道：对了，久东，我要谢谢你——你在背后说我好话，维护我……我要告诉你，我很看重这背后的好话。我口中“哦哦”地应着，大脑却是一片空白。多年来，在背后维护铁凝大姐，于我已是自然而然。不论是谁，凭了不了解而对铁凝加以猜测，我都会从作品与人品、襟怀与智慧等诸方面予以认真而有理有据的驳斥。可这个……她怎么会知晓？铁凝大姐没说，我也没问。

之后我的事业和生活遭遇了一些波折。工作也调离了河北省文联。转眼过去了10年，未曾与铁凝大姐联系过。唯有一事时而懊悔：在文学院近5年时间，没有沉下心写出一两部像样的作品，辜负了铁凝大姐等师友的期许。

2006年，铁凝大姐继茅盾、巴金之后，成为第三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我内心为之欢呼喜悦——依然仅于内心而已。

2008年11月

我的毕业证上有你的大名

本人最高学历为大专，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作家班。因了高中毕业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高校招生没有高考只有推荐（谓之为工农兵学员），这对于我等被纳入“剥削阶级子女”者，上大学是做梦也不敢去想的。故而我很看重这个大专的经历与学历。记得领取毕业证时，我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眼泪差点儿就流下来了。回到宿舍，手捧着毕业证一遍又一遍地端详抚摸。那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姓名……而在“校长”一格，则端端印着“汤吉夫”三个大字，字态亦如其人一般挺拔俊逸，分明感觉为这毕业证平添了些许分量与光彩。

如今毕业已三十余载。时或会找出毕业证打开看看，心里总会暖暖的。

我们这个作家班起于1984年，乃全国首例。由省委领导特批，政府拨款兴办。之所以花落廊坊师专，盖因当时该校校长：汤吉夫。

要说汤吉夫的大名，那可不是虚的。

先说文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乱世歇停，改革潮起，文艺复兴。被命运磨砺压抑了二十载的一批青年文学才俊，翻身得解放，青春再焕发，南呼北应，佳作迭出，令中国文坛霎时群星闪耀，百花园

中姹紫嫣红，并掀起了旷日持久的全民阅读文学热潮。此类作家中几近家喻户晓的就有诸如王蒙、张贤亮、陆文夫、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等，而我们的校长汤吉夫先生，位列其中则属名至实归。正如评论家苗雨时先生在《汤吉夫和他的小说创作》一文中所记述：“汤吉夫的名字，为人们所注意，是从《老涩外传》开始的。这篇小说在1980年第8期《上海文学》上一发表，就以其鲜明的时代感、深切的内容和颇为别致的幽默的艺术格调，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报刊连续发表了《隔代人》《“女光棍”轶事》《心》《今夜，他是普通人》《副教授买煤记》《希望》《遗嘱》《雨巷》《蒙面女》等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归》。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不仅说明他创作的勤奋、刻苦，也表明他创作爆发期的到来。”无须说，这个预判是准确的，不仅是爆发，而且是可持续爆发。在之后的二三十年时光里，汤先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朝云暮雨》《大学纪事》，结集《汤吉夫短篇小说集》《汤吉夫中篇小说选》《汤吉夫小说选》《遥远的祖父》，杂文、随笔集《津门乱弹》《湖边记忆》《书斋内外》，报告文学《郭枢俭印象》。其中《蓝光在心头闪耀》获1983年鸭绿江文学奖，《希望》《在古师傅的小店里》《老伦效其人》分别获1983年、1985年、1987年河北省文艺振兴奖，《龚公之死》获1997年《芒种》文学奖。另有在各地报刊发表的杂文、随笔、评论、论文一千余篇，并数十次在全国、省市和各地刊物、报纸的评奖中获奖。

汤吉夫的艺术成就，获得了业内与社会的广泛认可。20世纪80年代，其与铁凝、陈冲并称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当选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调入天津工作之后，依然是津门屈指可数的几位重量级作家之一。正如当年我们这届作家班因了汤吉夫而花落廊坊师专一样，中国小说学会同样因了汤吉夫而花落天津师大，并推举先生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再说人名。

汤吉夫是实打实的名人，走到哪儿都不差鲜花和掌声。很有些大作家擅写不擅言，心聪嘴拙，而先生则是写得好说得更好，故而每有去各地给文学作者或大学生们讲课，王蒙、浩然、刘绍棠等都乐得与先生同往——因为只要有汤吉夫在就不必担心会出现冷场。可惜那时节还不时兴粉丝，不然先生肯定会圈粉无数。

在外行走是名人，而在本校园，在同事及学生们中间，汤吉夫这三个字，则基本只是个人名。那才叫个可钦可敬，可亲可爱。

当年的廊坊师专，时下的廊坊师范学院，至今还流传着曾经的校长汤吉夫的颇多桥段。诸如：司职校长，大会小会讲话却一如给学生授课一般从不用讲稿，讲话效果没的说，每每信口成河，恣肆酣畅，山重水复，浪花溅珠，掌声笑声满堂彩。然却难为了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次校长讲话都是要存档的！便请示，校长的回答很干脆：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如是出现了一桩在全国也当数个案的现象：廊坊师专校长汤吉夫的所有讲话，存档的都是录音带！诸如：某日走在校园，迎面过来一男生，见到校长面露畏怯，低头溜边而行。校长心念一动，转身追上前，照准男生屁股就是一个飞脚，顿时引来周边众多同学围观！男生怯归怯，起码的自尊还是要的，这下不干了，抱住校长大腿不依不饶。校长忍住笑：“你说咋办吧！”男生倔强被激起来了：“校长也让我踢一脚！”“这好办。”在围观者的一片惊愣间，有着一米八多挺拔身材的校长已然躬身，撅臀，待踢。男生傻了，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可也不能让校长在那撅着呀，只得鼓起勇气象征性地还了一脚。校长直起身拉过男生，抚摸着他的头发说：“这就对了！校长与学生，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你小子记住，今后无论面对任何人，都不能卑微猥琐，都要充满自信气宇轩昂。我希望从廊坊师专走出去的学生，没有弱者！”一番真情话语，引发在场人众异口同声：“请校长放心，您的叮嘱，我们一定终生不忘！”诸如：众所周知，汤校长家庭生活一向从简。

每到饭口，经常亲自骑自行车提了饭盆饭盒到学校食堂买饭菜。途中见一小儿边走边吃冰棍，遂伸直两条长腿停住车，一把抢过小儿手中冰棍，一口下去，冰棍就只剩了个月牙儿。小儿可不管你校长不校长，“哇”的一声便哭将起来，校长蹬车就跑，到小商店里买了两支冰棍回来，把小儿哄乐了，方乐滋滋地去食堂排队……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篇幅所限，不胜枚举。但却想问读者诸君：这样的大学校长，你可曾见过？

若论私交，我和汤先生的交往并不多。

却也不是没的说。

其实，在成为师生之前，我对汤先生早已神交已久。这要感谢我在青龙县文化馆的同事解俊山，彼时他写小说初露锋芒，属于省里重点培植的年轻作者，时有机缘在一些笔会和文学活动中与汤先生等为伍。尽管此公也够得心高气盛，然每当聊起铁凝、汤吉夫及后来英年早逝的贾大山等，赞誉之情总是溢于言表。适逢1984年我报考廊坊师专作家班，心由向往而生忐忑，便让俊山致信汤先生请予关照。俊山略一迟疑，当即修书一封交由我寄出，同时也撂下一句话：“信我是写了，可管不管用，我不敢保证。”随后不久去廊坊应试，正答题间，却见一位穿了黑短裤黑半袖戴眼镜的大汉，宽肩长臂，相貌堂堂，不怒自威，正是最受女性喜爱的很骨感的那种帅而酷的长相。他悄然走进考场，面无表情地巡视了一圈（后来才得知考生中不乏与其相熟者），走到我身边还停留了片刻，看了一下我答题。我心下暗想，这位或就是汤吉夫了吧？待入学后得见，方知果然没错。至于我以200考生排名第21的成绩跻身作家班，汤先生是否给予了关照，我没问过，先生更是从未提起过。

1987年，本省一次文学活动，部分同学有幸参加并与汤校长同聚省城。晚上，在房间喝着—位女同学特意从家里带去的咖啡，大家欢声笑语听先生讲了大半夜的段子。

1998年，以本作家班8名同学为骨干，聚拢在北京，承办了中